

近

思

錄

貞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吾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

多

聖學

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
意爾如孔子沐浴
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八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

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

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

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饑將死為可慮而不

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

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

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生則能輕

財以防民之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

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

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

四甸為丘得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

孟子子移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

以愛子為迂緩之不可關於是以聚財為守國之道

隱愛民之心愈增其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為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
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

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

便於民者衆人為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有駭者亦法而有補於民

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法而有補於民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

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見先生忠厚懇惻之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存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

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

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曰○訟卦象傳坎下

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

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恃專則失為下之

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

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

有得中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

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

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

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

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

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

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

用也或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

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

外是乃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

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

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

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若小人處之則專

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

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

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

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

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

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

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

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

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

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

善為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

所明處乃能入也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

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

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

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

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

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

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

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

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

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許直者

發人之陰惡也許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之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

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非唯告於君者

納約自備惟温厚明辨者能之

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

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

因茲有才而速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

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

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

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之應此理之常

也然為九一九三於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

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

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

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

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

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

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

可以固結其欲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

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

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

獨異聖賢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

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不能大同者亂常拂

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

同而能異耳亦不尚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

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

如此則失舍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

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

相應而交皆陽為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

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恢舍共之義而無棄絕之

意則不善者可化乖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

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

從善之機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上下相應然時方睽違

其力內盡其誠期使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

宛轉以求其合也

其內竭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外盡

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答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 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剛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

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

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一亦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險倭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

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

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

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

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

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

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

下皆有咎也

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

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

革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陽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

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

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禦止其惡也

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司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正而不畏

為惡以順道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

悔辱取災咎也

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初居旅之困之道當略細故存

大體斯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

矣而之和平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

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
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充之上六悅之極也悅

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

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

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性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

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

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

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為足恭哀為變瘠儉為鄙吝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

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

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已也

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

甲順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
不疑惟而失守是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為不夫其聖也碩大也膚美也孫避讓也几几
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孫避讓也几几
有大美而謙避不居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
進退安重貌蓋其恭
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
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
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懇至詞氣和平如

此豈若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為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

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躡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本註云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屬

敢發之貌屬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

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躡嚅之態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

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

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

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心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

既未及為學而遽使之以讀書為窮理之非特失知

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

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

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

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

也存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多事雖

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

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寔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

何有胡安寔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道

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

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

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

信在言前又曰責善

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

我者無自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

職事不可以巧免

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私自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理最好則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

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理勝而氣平則

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直而狹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為治不

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

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

天子不識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

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

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

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慮而不至於

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以

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君子不避難亦

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固

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

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

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

不與右師言同意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

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

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大

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

隨人天資學

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釜為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

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

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

動矣。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為之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而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而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而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而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而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而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

安排即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是私意

此乃是私心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

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

己之私思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之道

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

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註云因言少師典舉明

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

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

害先生終不言之謂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

可與矣此制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

范夷叟泛舟于穎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

負上書謁見大資願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已頌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

求已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

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

之求知求知者失己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
使之求知者失士
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會簽國子監自係臺

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

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

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亦須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

不與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名分不正則施

與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

非分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畫下同

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

速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

以時之遠近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民制

之產謂井田
貢賦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薄場德人之短本為
前輩手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

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

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劉

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

所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

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

之言而消其忿厲之氣也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問御吏曰正

已以格物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所感而正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
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
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
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
未嘗事人則使入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為重險故曰積險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水臨
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此易說以下同○

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快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
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

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

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

已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

則病常存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

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我義理不勝則不能

自強故有情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

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
何為不為志氣感槩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
為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

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蹢則蹢如李

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

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守時德裕

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

之乎而德裕遂矣蓋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謂取益

益於已絆接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

猶頻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

一段疑當在十

一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

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十又各

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

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己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

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矣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密
其或為嚴教或為慈順也又皆
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

能食則教之以右手
能言則教之以左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

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

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

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

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
欲所囑囑以為流俗所銷廉欲其心

德之無偏
取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

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
不在位然當觀之時

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君子之要當
謹畏反觀內省已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

而後人心慰滿不可不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

無所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

趨望之心息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

詩諄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

不敢不勉老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

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

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說見論語

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同常人之行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

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

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

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

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

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

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推皆工書

孔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
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
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
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
○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語說句句有意味不
可以為常談而多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
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

將理低看了學者顛倒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舞射者

卷之十一

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自洒掃應對上
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己也自洒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誠者所以成己也自洒掃應對上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

○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小未有

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

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

後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

後也○朱子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人小

而宏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

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思謂子

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

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

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

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

書理貴玩索至於三月之傳未矣下

惟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占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

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

及士庶人之貴遊子弟

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在
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
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周而待之久上有定志專於修己而緩於干得故能一意趨善至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

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壞矣故害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

怠生會得古人於詩與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

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

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怠生責得學者是

不得興於詩也占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

心而懲創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

其逸志

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

據依故能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

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

於樂也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

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

羽籥笙簧咸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

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古之

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覈蓋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

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朱子曰

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

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

得其聽之也若仁落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

沛然而通達矣必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

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

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擗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

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

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擗

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

之道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

成矣道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成率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盡其材皆謂受教者八未安之又進之未喻

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

由誠皆足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

因而然皆陵節躐等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

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

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

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人之

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

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

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

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

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拱

其鄉尊者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

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
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
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
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
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
而惡日
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

也噫通書○子路有改過遷
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

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

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
享者雖厚而不為過祿過其德則所

雖薄且不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衰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

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

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

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處豫

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滿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

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豫卦六五傳喪世之

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

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

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

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釁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

固者也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

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

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

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聖人開其

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

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

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

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睚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

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居睽之終是睽上

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

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

不合矣知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

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

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

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

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

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若能大正則

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

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

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
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經
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
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
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
公之理而與
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
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
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
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

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也夤夤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
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所貴於
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苟不度
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
甚矣

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

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

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象傳兌下
震上為歸妹兌下

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者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狂
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充

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感人易入而可

懼也如此者兌卦九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

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心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

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

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毀也族類也夫

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顧乎天

濟下不依乎羣情性其才智任己而行烏能有

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弗戾圮類益

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

可成也經說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執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

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

之態不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蓋邪枉

大故聖人
因以立教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

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

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為己而已而以學問

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

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欺書而無實

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揚子雲謂匿行

則自疏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

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疑是周子曰謂能疑為明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

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

常相為消長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

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誠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局羅俚語謂兜攬也事未至而有好

不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者惟是視或者

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

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

質汨於利慾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事雖出於私

意為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驚乎是莽子奪之境而此志動於

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成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味成而從政者未有

不奪其志學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也驕者常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者常覺其不足君子所志者道故無

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

用功又多遂入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

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

事自省邢儂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

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

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

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

禮樂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
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
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
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蓋
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
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非

近思錄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
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
毫釐之未辨則貽
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

刑名干韓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
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
為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
柱下史老聃也其書揚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
論清淨無為之道

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

為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
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

墨氏無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後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關也佛老其言近

理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揚墨之害

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

德皆近於理又非揚墨之比故其為人之心之害尤甚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朱子曰揚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揚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

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

則漸至於無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

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揚墨至如揚墨亦未至

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

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廣泛

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逮也然

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無愛子夏之不及

其後傳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揚氏為我

之學也孟子推揚墨之極致則無愛者至於無

於無君蓋自私自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

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物由道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度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其度於道遠矣釋氏以幻根斷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除一切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此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滅無為而不可以察埋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注矣彼釋

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

之有也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

於義有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

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

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

時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正既不一毫

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

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失其時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

釋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并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刑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則

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惟務上達而無

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

有間斷非道也絕學而求頻悟故無下學工夫

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

謂識心見性

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垣假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

終不見影子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道本入於今曰出家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

為下報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

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

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

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
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
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
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
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初學立心未定必
耳遠異端之說信
道既篤乃可
考辨其失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
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

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
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
故不能推塞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
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

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為私己之見自然與物

各得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
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

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

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

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
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

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釋氏
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

其實愛身故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

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

其重愈沉冬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

是愛已妄生計較欲出離生死而不
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

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

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
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
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一氣之

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
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

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

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

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

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

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

定却省易此言雖為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
子闢揚墨亦不遇考其迹而推其心

極之於無父無君此
實辯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
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
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
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
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
獨壽此理之所不也顧其
自私小技聖賢弗為耳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
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外書○大本既差別
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

反以六振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

日月為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
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

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蔽
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蔽

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

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
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

其志不能反故其語大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轉流道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

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

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

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皆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也佛說謂虛空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月州因

精粗固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

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苴無

也見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

寓形而受生是也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

指為浮生幻化豈為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而求天性豈為知天乎孔子孟所

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

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
免謂之悟道可也本注云悟則有義有命生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通陰陽
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通陰陽
命生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通陰陽
畫夜通陰陽則知死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
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
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
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
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
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此故謂不必異言滿
求其迹示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異言滿
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
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詭服
非脩先正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
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
 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
 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類曾曾子
 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
 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
 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
 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
 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于本朝人文
 再闡則周子倡之二程子張子推廣
 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
 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

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

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

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

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夫

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溥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映北發生萬物

四時之育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仲尼無才剛烈明辨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

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

然而已如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

氣嘿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天子主

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仲尼天地也顏子和

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

踰越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夫子

大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

之問喟然之歎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

其跡彰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儘雄辯快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

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
辨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
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
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
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
人之學矣至其易箒之言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
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
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
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
為同心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
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羣經定于
夫子之手

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
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
挈領闡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况
字卿為楚

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
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
多揚雄才短如作大玄以擬易法言以
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

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性率性之謂道荀子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言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為河

間獻王博上仲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賢意揚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

○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

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

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攷之詩傳緊要有

數處如開睢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

便須要做他是急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沉下位之意也雄失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

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諸葛亮字

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襟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興不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忍為此也

興劉氏可也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不取璋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荆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害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詎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

韓然資質好却

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

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

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

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爽似仲舒而本領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為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為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關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之見也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己而已德之既盛則

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

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

誦此言以為善形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

而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純粹如精金不雜而

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規矩和而不

流和有易而忠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

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

之溫春陽發達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

優游而有不迫和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

乎若滄溟之無際曾次洞達無少隱慝然測其學識所蘊則又深博而無涯

極其德美言蓋下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資稟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恕敬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見善若出諸已善與人為不欲

則其用公而溥則其本正而一恕見善若出諸已善與人為不欲

勿施於人視人猶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

於狹陋行天下之辭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

大道不由於邪僻辭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

一節言行己之常以上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

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

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

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明於庶物察於

卷之十四

二

人倫明則則加詳於明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

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說見第四卷樂

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

化同流之妙此言明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感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

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音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也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

者反陷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其中自謂通達妙實則言為無不周通實則外於

倫理則自謂性周法界然實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汙濁雖

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

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

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
及也其辨折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先生之門學者多其開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
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
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
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
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聞非

不絕之而亦感而能通感而教人而人易從各因
其資而平易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賢
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平氣和故不怨賢
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狡偽者獻其誠
待人盡其誠而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
人不忍欺之加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觀德
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雖小人以趨向之異
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
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
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先生為政治惡以
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

寬開其自新之處煩而裕得其要領當法令繁

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

為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

之有要故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方監

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

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先生所

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

可及也政令設施可敬而行道化乎感不可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

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會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羨此

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然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

如此等入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

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温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

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

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

師聖朱光庭字公揆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

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

就有不耳明道似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

面背樂易為忘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

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實之美

發見從容豈果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

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

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

力行也察倫明物以下物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

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

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本乎吾身言其

學雖博而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

有要也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改人復起而不與易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

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

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涵蓄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

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

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自任之重所忘

者遠不安於小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必安雖小官有所不昏志若可

其去以為高義粹所安亦不自矜於就以自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

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

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窺

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

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考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可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故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師之○愚謂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

曉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已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並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

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

無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

議於應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

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

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

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

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

敢加以非義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

人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

十三時作是時遊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卷之十四

永樂元年春月
謂左右曰凡欲為治必須博觀典籍然後

可以窮理正心而致修齊治平之效也吾
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板刻之本易
以刻缺且難盡刊天下之書也予欲範銅
為字隨所得書必就而印之以廣其傳誠
為無窮之利然其供費不宜歛民予與觀
勳臣僚有志者共之庶有成乎於是悉出

命判司平府事臣李昉等監代之軍資監臣姜天壽長

與庫使臣金莊佩代言司注書臣柳奐壽
寧府丞臣金為民校書著作郎臣朴允英
等掌之又出經筵古注詩書左氏傳以為
字本自其月十有九日而始鑄數月之間
多至數十萬字恭惟我而始鑄數月之間

殿下
濟至數十萬字恭惟我而始鑄數月之間
技夜無倦以濟出治之源而闡修文之化

聖曆

思廣德教以淑當時而傳後世
鑄是字以印羣書可至於萬卷可傳於萬
世規模宏大思慮深長如此此王教之傳
之初吉推忠翊戴佐兩彌堅矣是年後十
議政府事判禮曹命功臣正憲大夫余贊
廷春秋成均館事吉昌君臣閣大提學知
首敬跋

殿下

鑄字之設可印羣書以傳永世誠為無窮
之利矣然其始鑄字樣有未盡善者印書
者病其功不易就永樂庚子冬十有一月
我於宸衷命工曹參判臣李蕝新鑄字樣
極為精緻命知申事臣金益精左代官臣
鄭招等監掌其事七月閱月而功訖印者便
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一十餘紙矣恭惟我

主定

大下迷之於前而今我理之宥又有加焉者
由是而無書不印無人不學文教之興當
日進而世道之隆當益盛矣視彼漢唐人
主規規於財利兵革以萬世無疆之先務者
不啻霄壤矣實我朝鮮萬世無疆之先務也
永樂二十年冬十月甲午正憲大夫議政
府參贊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同知春秋
館事兼成均館大司成臣卞季良拜手稽首
敬跋

殿下

宣德九年秋七月李蕝曰卿所嘗監造鑄
謂知中樞院事臣李蕝曰卿所嘗監造鑄
字印本固為精好矣第恨字體纖密難於
閱覽更用大字本重鑄之尤佳也仍
命監其事集賢殿直提學臣金墩直集賢殿
臣金鎮護軍臣蔣英實僉知司譯院事臣

李世衡議政府舍人臣鄭陟奉常汪溥臣
李純之訓鍊觀參軍臣李義長等掌之出
經筵所藏孝順事實為善陰騰論語等書
為字本其所不足

命晉陽大君臣瑤書之自其月十有二日始
事再閱月而所鑄至二十有餘萬字越九
月初九日始用以印書一日所印可至四
十餘紙字體之明正功課之易就比舊為

聖學無厭萬機之暇潛心載籍思欲便利
於用廣布於下俾人人皆得以講明焉凡
再變而鑄字之文尤為盡美誠我朝鮮萬
世之寶也哉宣德九年九月日中訓大夫
試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經筵侍讀官

正統元年六月日印出

朱子嘗言作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

微近思錄詳之二書之切於人倫道學而

不可不講也如是惟我

殿下慨念世之學者率皆忽於明善誠身之學

而徒務於涉獵記誦之末

思欲廣布是書以祛茲弊顧其舊本間有誤

字廼

命臣汶謹考羣書參其同異凡諸

改正闕疑悉受

睿斷仍

命鑄字所模印頒賜俾人人讀小學書以正
其操履讀近思錄以識其明庭而不迷於
所從嗚呼我

殿下尊崇正學維持世教之

意至矣哉正統元年六月 日奉訓郎集賢

殿副校理知製 教世子左司經 臣 全 敬

拜手稽首敬跋

132X
21
4